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香港第四波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也是滾雪球般愈來愈大，政府為了防範疫情繼續擴散，自去年12月初起再度關閉所有體育場地。到了今天，不經不覺已經封場兩個月了，所有運動員的練習及體育持份者的工作也都全部被迫停下來。日前碰到足總主席貝鈞奇先生，談及港超足球現在的情況，只能用慘不忍睹形容：足總在疫情下完全沒有比賽，甚至連練習地方也沒有，雖然說疫情之下全世界也是同病相憐無一倖免，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又能否想出一些另外的方法可以試試呢？

在歐洲，各大足球聯賽已經重新開始比賽，有部分是因為疫情關係禁止觀眾入場觀看的，但現今世代只要有電視或網上轉播，球迷也就可以觀賞得到，大家也就在安全情況下努力地「正常生活」着；反觀香港，則可以說是全城停頓。近日業界不停反映是否可以開放一些低風險的體育場地讓機構甚至公眾使用，只要在開放定下防疫規則，這樣也可以讓港超閉門作賽。這就有如最近我出席一個體育界研討會，60多人出席，大會把整個場地用大膠片分隔幾個區域，減少參與者接觸，每個出席嘉賓要申報身體健康狀況及體溫，在這種防疫下研討會順利完成，政府何不在各界參考一下？

體育網球大滿貫澳洲網球公開賽即將舉行，在防疫措施之下，有一些運動員安排坐專機前往，然後經14天隔離再檢疫，只要通過檢疫沒有問題就可以參加比賽。困難何時都會有，雖說今年特別大，但所謂你有張良計，我們又能否想想辦法解決，或預備一些後備方案呢？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述，我還是覺得東京奧運可以如期舉行，只是可能在規模上縮小一點？而防疫方面又做得足一點？

在疫情之下尚能讓我感到有少少欣慰的地方，就是我埋怨了多年的天價體育電視轉播費。由於疫情關係，大部分體育電視轉播版權費下降，而近期香港電視轉播足球的機會也就多了很多，觀眾、球迷有福了，以前足球的版權費不理性的天價，藉這個機會回落也是一件好事。但價格回落一定有人損失或者收入減少，以歐洲球隊為例，空場作賽及轉播費收入驟減等因素影響，收入排第一位的巴塞隆拿，上一季收入下降15%跌至7.151億歐元，而上季第二位皇家馬德里收入也跌至7.149億歐元，跌幅最大的就是曼聯，其收入減少了1.311億歐元，降幅達19%至5.804億歐元。

老土地說一句，幸福不是必然，居安思危，逆境求存，沒有人得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天災人禍，經過這一次全球疫情，大家也會明白只要我們有創意，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保持希望，也就有危必有機，大家努力共勉之。

方寸不亂

方芳

港鐵站團年

年關在即，封廈強檢仍在繼續，年三十、年初一會否輪到你？

按道理新春不會這麼掃興吧？但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早檢早着，至少可以過個安樂年。試想，如果正在吃團年飯，忽然被突擊封區，一陣衝鋒圍上封條，行走不得，一家人要落樓檢測，可能真要圍爐夜話，就此拜個早年。

疫情下的春節，沒有了拜年、團拜計劃，但春節禮數還是要做的。小輩向長輩索取地址，說是要速遞餅食來拜年，為盒餅勞師動眾，太不划算；族中有長輩、小輩，不能沒有利是和賀禮，家族成員相約在港鐵站交收，二人限聚令，不敢茶敘，一幫人只能靠邊站，年糕、臘腸、利是，速戰速決，然後「散水」……疫情下的一幕大城小景，煞是有趣。公司每年的團年飯，因為限聚令而沒有了，以禮券形式取代，雖沒有了熱鬧，員工認為更實際。可不是嗎，今天有工開，難保明天失業，吃了公司團年飯，新春回來公司已執笠。打工仔踏踏實實有份工，比什麼都重要。

儘管前景不樂觀，有些屋苑還是煞有介事張貼通告，什麼春節期間泊車限制，這些預期還能像以前一樣？中國人過節要熱鬧，拜年、飯局雖少了，親人相聚的時間可能因此會更多，希望不要再出現什麼「團聚群組」個案。

記得去年的春節，疫情重創湖北，香港已有戒備，年初二的「打邊爐群組」打響香港第一炮，這群組其中一位染病成員，是灣仔某酒家的員工，我們的家族年初二正是在這家酒樓團拜。時間和地點的巧合，難免心驚肉跳，再算一算時間，年初二應該沒有和「打邊爐群組」成員遇上，一場虛驚。誰會想到，一年後的今天，還未清零，情況更糟，唯見步行步。

七嘴八舌

小臻

教改豈止課程 教師才是關鍵

教育局日前向各中學發出通函，公布就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課程和評估，向學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問卷調查，並會為學校領導層和前線教師安排簡介會，向他們解釋優化方案和聽取意見。優化項目包括中文科，方案主要在於精簡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的教學，以及減少公開評核的試卷數目，減少過度操練。英文科減少教學上的重疊從而釋放空間。數學科由「基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組成，學生可以只修讀「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課題」。通識教育科新科課程大綱設有四大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及內地考察部分的「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優化科目自然是要課程設計跟上時代步伐。最受媒體關注的當然是通識科新科課程設置，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指出，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香港法治的根基在於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若學生弄不清楚這兩個概念會容易誤入歧途。香港學生對國家最新發展的認知至關重要，未來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分不開，要趕上國家的經濟快車。若學生對內地的認識仍停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將會和時代脫節。

強摘的瓜不甜，強求的愛不美，要在一些思想觀念上改變絕對不是一朝一夕，要香港師生的國家觀念全都轉變過來不可能，但如果不行出第一步，不推動就永遠停留在一個點上，會危害下一代，他們會落後於人，不夠競爭力，被世界遺棄。先不論你有沒有愛國觀念，起碼你需要有國際視野，若看不懂國際社會相互依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胡亂叫獨立，將很難找到發展出路，要接受殘酷的現實教訓。

梁美芬點出：「新科課程仍然採用選擇題的方式進行考核令人失望，新科課程是要教授學生活學活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而選擇題無法體現當中各種歷史知識和高度政治智慧，靠死記硬背的選擇題，只會令學生感到枯燥、洗腦。教育局須再研究方式，例如採用論文或自我陳述等方式。」這方面筆者十分認同梁議員，奇怪的是香港的教學課本非常多選擇題模式給學生學習、做功課，發現學生由小學開始每年買各科的練習本，每本70至80元一本，令家長負擔不輕，練習本大部分就是選擇題，這種模式太多會嚴重影響學生的思維發展，難以培養到獨立思考、具創意的學生。相信不少過來人都認同，讀書必須要閱讀才印象深刻。在別人的文章、小說中學習吸取養分。希望教育局改革，設計課程多些閱讀理解素材。

最近大家都留意法庭新聞，都知道不少剛中學畢業的年輕人或者大學生因去年參與黑暴事件被判入獄，刑期數月及數年不等，有些要逃往外地過流亡生活，回想他們當時的行為之惡劣，真的不值得同情，只是見到他們可能命運從此改變，走的路變得崎嶇，多少有點憐憫之心。不知作為家人師長見到自己的學生親人是入獄的其中一員會否有內疚？作為師長可會後悔當日放任他們？容許暴力在校園發生，沒有阻止如黑社會般的學生會搞手，連報警也不敢。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香港教育改革豈止課程，教師才是最關鍵的一環，培訓之餘也開導他們真心認同改革的必要。他們的思維、教學手段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成長，沒有老師灌輸「違法達義」理念，就沒有那麼多學生犯法。據說教協成員多達十多二十萬，如果他們不認同學生對國家最新發展的認知至關重要，不教導學生客觀看問題，不拿出良知來，只會繼續誤人子弟。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紅色狂想

八天後就是農曆新年，為什麼每逢農曆新年那麼多大紅顏色呢？紅揮春、紅對聯、紅包、紅爆竹，大家還特別穿紅衣，紅海一片，到處喜氣洋洋。

傳說因為上古時有頭匿居山上稱之為「年」形象像「牛」的猛獸，每到寒冬便下山為害人間，不止傷害農作物，甚至連人都吃，大家就想到用火趕走牠，經過火攻，「年」嚇跑後，家家戶戶便互相恭賀祝平安，往後每逢農曆正月初一，就以象徵「火」的紅色，阻止這「年」下山，賀年真正原意是慶賀趕走這怪獸。

紅色，從此便成了驅邪去魔的吉祥符號，編定為五行中之「火」，相對藍白黑綠等則是帶來寒氣的冷色調。

象徵吉祥與暖意的紅色，新冠病毒橫行一年來就少見了，大家有沒有留意，打從2019年開始之後，我們從任何角落看到的顏色，就全是藍白黑綠寒氣逼人，全球人類衣飾流行淡素，影視取景，都看不到一點半點紅色，甚至很多大型喜慶節目，主要色調都是青藍白綠，結婚禮堂同樣淡素，結婚通知卡設計也大膽到為前人避忌的色調，年輕人以之為新潮時尚，紅事白事不分，還美其名為打破傳統。

固然，素色雅麗、清新，可是全球那麼素，一年365日，天天看，看多了，還有暖意嗎？也就令人想到「年」這怪獸了，新冠病毒會不會是「年」的化身，兩年看不到牠懼之為火的紅又出來肆虐呢？

上述說法當然沒有科學根據，不是玄學，也不是什麼迷信，只是作個胡亂推測作為笑談而已，那就索性進一步來個不成理由的推測，假設新冠病毒真是「年」的化身，牠既慣於在陰寒環境中才活躍，怕火怕熱怕暖一定也怕紅色，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試以紅色假設為殺菌劑來驅逐牠。何況在宇宙大環境中，多看一點紅色，的確令人心情振奮，增強抗疫力量。

●農曆新年才是眞正的新年！ 作者供圖

水過留痕

少爺兵

路在自己腳下

「晚上11點才通電話吧！」友人指他的朋友表示，因為很久沒有追看過港產劇集了，而最近TVB晚上九點半的劇集《陀槍師姐2021》，從收視或口碑都在反映着該劇受香港觀眾歡迎，也印證了只要有好的劇集，觀眾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

已退休的影視製作人認為一部受觀眾喜愛的劇集要對白精彩，而演員間的演技亦都能擦出火花，觀眾追劇的投入感，自然大大地增加：「不能否認的是有部分演藝人，經常一個模式的演技，或者是有製作人和編劇不思進取地不停吃老本；而這次宣萱配搭陳豪，觀眾覺得沒有違和感，劇情輕鬆又搞笑，戳中觀眾的笑點，加上劇情貼地，大力吐槽香港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差勁，亦是不少香港人的經歷，看到這些情節自然有點『大快人心』的感覺。」

任何影視作品也會受到觀眾的讚或彈等評價，但有製作人意難平地說：「應該是因為現時香港社會問題的氛圍所致，只要是有關警察的角色人物，都遭到某些思想偏激的人，在網上散播着對演藝人的人身攻擊等毒舌評語，什麼顏容老態畢現、什麼身材臃腫難看死了……須知在網絡四通八達的社會裏，毀掉一個人實在是太過容易了，無疑演藝人也明白這行業，機會和代價是並存的，沙裏也混着『冰刀子』，對着那些不理智又別有用心的所謂『觀眾』，演藝人要『忽視』他們，謹記路在自己腳下，話在別人嘴裏，真正傷害你的，是你那顆過分在乎的心，冷待瘋語瘋言是最奏效的方法之一。」

面對香港社會現今的紛亂問題，資深的演藝前輩表示，每當有演藝人受到網絡欺凌，情緒受到困擾，他只能予以鼓勵，皆因「死腦筋」的一群就算撞了「南牆」，亦難以回復「正常」，別讓他們「糊」了你的眼睛；有人說活得累，是因為他們走錯了路，只能怪自己囉！

百家廊

袁星

家譜

家譜，又稱族譜、家乘、宗譜等。是一種以「表譜」的形式，記載一個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跡的特殊圖書體裁。它以記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是由記載古代帝王諸侯世系、事跡而逐漸演變來的。家譜是中華民族「國史、地誌、家譜」這三大文獻之一，是種特殊的文獻。

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它顯然是具有平民特色的，記載的都是同宗共祖血緣集團的世系人物及相關事跡等。作為一種珍貴的人文資料，它對歷史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的深入研究，均有着不可替代之處。對一個家族而言，其重要性，更是難以估量！

只是，非常可惜，我們村的袁姓之中，未有「家譜」存世。也許正是因此，忘了從啥時起，我開始對村裏子孫後代的輩分甚為迷惘。上一代的輩分為「京」，北京的京，這一點十分明確。我的父輩，都叫袁京×，且都是三個字的名。到了我這代，姓名用字不太「規矩」了，出現了很多兩個字的名。若說不規矩，又似乎有些重了，應該說是變得自由些了，不再如從前那般嚴格、刻板。再到我們下一代，名字不少三個字的，但中間那個字不再是輩分，出現了太多挑字現象。有的姓名是孩子父母或爺爺奶奶取的，或其他長輩取的，也有的是請算命先生取的。原本安放輩分的地方被其他更喜歡或者更適合的字代替。

輩分，因為不再是必須標記在姓名中的字符，其印跡之重，也在一年年一代代中逐漸淡化了。我這代人，聽說應該是「本」字輩。兒子這一代，聽說是「如」字輩。他倆出生時，我沒選擇給他們取帶輩分的名。老大出生時有點缺氧，被獨自送到新生兒科，我和妻子得空商量後，取了梓航這個名字。取名後，用測名軟件測評，有的軟件給出了滿分，有的軟件測得99.5分。老二出生前後很是費了一番周折，懷他幾個月後，妻子的心臟出現了明顯的室性早搏，且數量特別多，一天一夜達八九萬個之多。

妻子胸悶，心電圖異常。我們即去了縣人民醫院，後去縣中醫院，再轉齊魯醫院，在齊魯醫院待了一個多星期，又去北京阜外醫院就診。提心吊膽折騰了兩三周，回家靜養。還不到預產期，我們就提前去臨沂市婦幼保健院，擇期剖宮產。小傢伙出生後又因肺部感染進了ICU監護室。我和妻子都希望這個孩子以後一切順順利利。本地方言說一切順利，常用兩個字表達——熙順（音同）。方言中的字很難考究，個人以為這兩個字應該是「悉順」，意思為悉數順利。給孩子起名時，我們刻意做了選擇，取名熙順。這個名，也是提醒我們，孩子的出生雖然經歷了磕磕絆絆，最終還是挺順利的。

沒給兩孩子取帶輩分的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的輩分是不是「如」，我並不敢確定。我從未見過袁氏「家譜」，聽長輩們說，村中也確實沒有家譜。沒有家譜，輩分是老輩人口口相傳下來的。我不知道，這些輩分是哪些字，也不知道有沒有確鑿依據。我通過網絡查找過，村中的輩分難以被印證，更難以與其他地方的袁氏宗親續上家譜。不知下幾代輩分成了一個令人鬱悶和憂心的「結」。

很擔心，擔心我的兒子或孫子，哪一天問起我他們是什麼輩分，他們之後的若干代人應該是什麼輩分。我怕到時候我一無所知，我怕到時候我無可奉告。村中，爺爺輩的人都不在了，我還能求教的只有上一輩。我問父親，我的上一輩、上幾輩是什麼輩，父親告訴我他只記得第一輩人叫袁上五，第二代袁友泉，第三代袁鳳玉，第四代也就是我的爺爺，叫袁長河。爺爺的弟弟叫袁長福。其餘的，父親不知道名字，就是知道名字的，具體是哪些字，他也不知道。父親沒上過學，不識字。我又問比我父親年長幾歲的大爺，他是我二老爺袁長福的大兒子，大爺知道的，大體上也是這些。他說我天祖袁上五是從白彥鎮搬過來的，那地方可能是白彥鎮袁家村。天祖有四個孩子，分為四支。一支去了費縣西北哨，兩支去了鄭城鎮西嶺，還留在我們村的，是高祖袁友泉。

高祖有四個兒子，我曾祖是老四，叫袁鳳玉。曾祖的三個哥哥，大爺知道老三叫袁鳳仙，老大老二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曾祖有兩子一女，老大即我祖父袁長河，老二是我大爺的父親袁長福。曾祖的女兒嫁出去後，跟村裏已罕有聯繫。

大爺的兒子在機械廠上班，曾通過同事等渠道聯繫過白彥那邊的袁氏宗親，知道一些消息。大哥剛四十幾歲，記得正清楚。大爺雖也知道十個輩分，可不知道具體是哪些字，就讓我直接問大哥。從大哥那裏得知，已知十輩的輩分為「世上鳳友長，京善如振良」。也就是說我這輩人按輩分應該是善字輩。而之前，村中一直用的卻是「本」這個輩分。就像我大爺家這位大哥，他就叫袁本學。我在各地的袁氏宗親族譜中搜尋，沒有查到「世上鳳友長，京善如振良」這樣連在一起的輩分，哪怕是諧音的輩分，也未查到。但卻見到了熙這個輩分。當時給我家老二取名熙順，完全是挑字來的，卻不知道在袁氏族譜中有「熙」這個輩分。這種過錯只能叩請被冒犯的長輩們予以原諒，原諒族人中有個如我這般的無知者。

倘若我們已知的十輩輩分正確，我們村有幾個與我尚未出五服的哥的名字，就大錯而特錯了。他們中有四五個人取名袁如×，而「如」這個輩分，該是他們兒女的輩分。

家譜最基本的一個功能，一個可能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功能，就是有了它，前人後代的輩分，可以被十分清楚地獲知到。不至於等到若干代之後，誰的輩分是啥都不知道，也無從查起了。那個時候，後世子孫，找誰問去？難題，愈是拖久了，就會愈難！

我問父親，父親說：「聽老輩人講，我們村的袁姓是從喜鵲窩搬來的。」我問大爺，大爺說：「是從白彥鎮搬來的，可能是袁家莊，也可能是袁家峪，後來不知道改成啥名了。」聽我說起「喜鵲窩」這個地方，大爺答覆我他不知道，解釋說可能白彥鎮那邊的袁姓是從喜鵲窩搬來的吧！有沒有「喜鵲窩」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在哪裏，是不是從喜鵲窩搬來的，已無從調查！父親說的老輩人，都不在世了！

村中的袁姓，高祖之後，分成四支。我們現在的長輩、同輩、晚輩，都是這四大支的後人。搬去外地的，留在村中的，到了我的下一輩，大多數已不在同一處生活了。家譜，得趕緊續了。找尋的第一站，白彥鎮，那個長輩口中常常提及的村落。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有一種美好叫孤獨

立春這天，下地去割了一把韭菜，放上雞蛋炒了，又拌了櫻桃蘿蔔片，把兩個菜用美麗的碟子盛起來，放到後花園的吧枱上，給自己斟上一杯紅酒，坐下來，一面嚐着自己種的菜、一面品着朋友送的酒、一面靜靜地看着園子裏的花草和蔬菜，一種安寧的幸福感便淡淡地由心底升了起來。

不大想得起來一個人的日子有多久了。那天在前院挖地，把從前開發商種得雜亂不堪的一些植物拔掉，又把土地清理乾淨，在黃泥裏加上營養土，再種上自己喜歡的幾種鮮花。對面院子的鄰居站在一邊看了半天，說，你真是「猴賽雷」，白天揸鋤頭，晚上揸筆頭。我便得意起來：您是想說我文武雙全？鄰居想了想，離開之前笑道：其實我是想說你都快雌雄同體了，你應該找個人幫你揸鋤頭。鄰居大抵是覺得我太孤獨了，他們亦讀書，讀過《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前些日看到一篇報道，介紹一位獨自生活在貝加爾湖畔的80歲的老奶奶的生活。這位老奶奶住在貝加爾湖畔的一座小木屋裏，在她的兒孫們相繼長大到大城市去生活，與她相伴幾十年的丈夫也逝世之後，她還是不願意離開她的小木屋，選擇自己一個人住在湖畔，和她所養的幾條狗、幾隻雞和幾頭牛一起生活，食物大多數都是自己親手種植的。由於貝加爾湖地處寒冷的東西伯利亞，人煙稀少，老奶奶所住的地方要在幾公里外才有別的「鄰居」，因此她被一些媒體誇張地稱為「世界上最孤獨的女人」。

然而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的女人」卻有着最充實的生活和最富足的內心。她說她不想要很多的錢，也不想住城市裏的大房子，她自己勞動，種植食物，餵養動物，在滿足了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之後，每日安靜地在小木屋裏讀書、畫畫、刺繡、編織，然後，她在冬日冰封的貝加爾湖上像冰雪女王一樣輕盈地滑行。我想，她在冰上滑行的時候，她的內心也同樣如貝加爾湖那樣地廣闊、輕盈罷。

每到年底我最害怕的應酬便是各種各樣的年會、聚餐，如果實在無法推脫，便又要回到繁華的城市裏，置身人海，在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群中無話可說，抑或無話找話，在杯觥交錯中用酒精來暫時刺激或者麻醉自己的神經，而在那個時候，我才會感覺真正的孤獨，因為所有的熱鬧都與自己無關。

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貝加爾湖畔的老奶奶出名之後，便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去探望她，美其名曰「陪伴」，然而那些自以為是的「陪伴」卻打擾了她寧靜的生活，讓她感到害怕和無奈。同樣，在繁華城市裏的五光十色的聚會中，有一些看似親密的情侶或者夫妻，如影隨形地陪伴着對方，大抵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彼此陪伴的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般的皮囊，而被桎梏在「陪伴」下的靈魂卻是空虛而孤獨的。

如此，我還是滿足於一個人白天揸鋤頭，晚上揸筆頭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可以讓我在一朵花開時聆聽一千種歡樂的笑聲，可以讓我在自己的文字裏編織一萬個精彩的故事。它孤獨，卻足夠美好。